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八編

科

閨

家

庭

卷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 催眠術秘訣



## 催眠術講義

會稽山人編

一冊 五角

催眠學居心理學中之一部。

醫道均有莫大利益。欲知斯

可不先讀此書也。

## 催眠術獨

鮑芳洲編 一冊

本書提要鉤元。精心采輯。且

大家催眠術施術之要項。無

解說。更繪圖以證明之。尤便

商務印書館

加 盒

小 盒

丙(891)

中華民國八年二

(科 學 家 庭 二 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築 者 天 笑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漢口 滬南 南京 天津 東昌 太原 保定  
福州 泉州 廈門 遵陽 常德 長沙 湖州  
廣州 潮州 成都 張家口 桂林 重慶 漢口  
貴陽 香港 吉林 洛陽 蘭谿 安慶 開封  
雲南

梧州 濟南 南昌 西安 漢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科學家庭卷下

## 第六章

算學同志會跳舞後數日。萊蒙往亞來朗路。訪勃臘台君。當跳舞之夕。萊蒙滿擬與柔麗愛脫藉圖良晤。不幸是日。彼妹適患腹疾。不能離牀。萊蒙見意中人久不蒞會。數日希望全成泡影。懊恨之狀不可言喻。繼又思之意中人雖未蒞止。而勃臘台氏兄妹已聯袂而來。曷不與之談以探柔麗愛脫之意向乎。顧來賓與萊蒙周旋者頗衆。萊蒙尙無餘閒。作此密談。久之忽又見長官數人策肥馬。御華服。綴肩章。轟然而來。賓客無不屬目。萊蒙乘衆人精神外馳時。微勃臘台君。與其妹入一室。隅此處爲府中僻地。罕有人至者。三人接膝密談。萊蒙初期談昔日與勃臘台君同校肄業時之情狀。并憶及勃臘台君之父。其

教授法高出儕輩。已之科學知識實由彼發其端。卽其父郭裨馬野君亦深致其感激之詞。云吾兒萊蒙之所以能有今日者。勃臘台君教授之力也。繼論魯意。勃臘台保祿之妹名魯意才脫其小名也譯者註之學業并詳詢考入散佛爾大學之試驗成績談論方酣。忽聞鈴聲知跳舞已畢三人遂握手作別。萊蒙私念柔麗愛脫事尙未詢及。則余之事未畢。他日當訪勃臘台君於家也。柔麗愛脫一病經旬。醫家以爲巴黎氣候太寒不宜於腹疾。當往南方溫暖之地以資休靜。柔麗愛脫遂離巴黎而婚姻事亦擱置不談。俟來年春初再作計議矣。然萊蒙心中固無時不念及此事也。急欲詢之勃臘台君。遂於跳舞後數日卽往訪之。

亞來朗路居民繁盛街市喧闐。路踞紅山之麓。爲巴黎古城之附郭鎮。勃臘台家所居之屋形式樸質而建築頗古。蓋唐番華歇陸礮臺之遺構也。門外蹲一大石獅。圍以鐵柵。若鳥籠狀。柵門則有人司其啓閉也。勃臘台君之家事。一老

媼主之。此老媼卽撫養保祿與魯意者。當萊蒙來訪時。老媼適外出。保祿亦未歸。家中惟魯意在。是時魯意適於黑板上解一習問。黑板卽懸於膳堂之窗前。居室狹隘。彼等卽以膳堂爲脩業室也。習問解決畢。忽聞鈴聲。知有客至。遂啓門延萊蒙入膳堂。并爲其兄謝晚歸慢客之罪。且請萊蒙少坐以待之。萊蒙入室。見屋雖不廣。而陳設頗清潔。油漆器具潤澤有光。几案無雜物。陳列銅器數事。明亮若鏡。窗格玻璃皎潔無塵埃。雖至微之物。無不位置得宜。洗去垢穢。萊蒙行至黑板前。卽止步。蓋科學家見滿書號目之黑板。若美人之見鏡。巧匠之見雕琢品。未有不屬目者。萊蒙趨近黑板。凝神以察之。魯意頃所解者爲代數。習問校中所授之日課也。題雖不甚艱深。然解之亦頗繁重。黑板滿列單項式及多項式。由此演算。事倍而功半。非簡術也。萊蒙正其目鏡。靜觀良久。欣然若有所悟。呼曰。得之矣。得之矣。乃顧謂女郎曰。女士此法太累贅。不易畢事。

且易誤魯意。趨而前兩頰微頰以所演習問爲算學家所見殊愧恧也。答曰此法乃校中教員所授故以此演之耳。萊蒙曰此題以台甲脫法。

台甲脫爲法國大算學家譯者註

馭之卽簡易直截鄙人試爲女士演之女士願聞之乎。魯意曰固所願也特不知能領悟也否耶。萊蒙曰此最淺顯女士聞之未有不明者何謂台甲脫法卽

以形像表方程之法也。今世習用之圖解法其要義不外以線表數目以形表方程卽台甲脫法之苗裔耳。萊蒙語畢卽取布拭板拭畢置布於暖爐擇一粉筆畫線於板而解釋之。魯意凝眸以觀不敢聲息覓幾何製圖之法神奇不可思議數忽成線線又爲數令人目眩。魯意是時若有一新世界湧現於目前山河城郭皆呈怪狀歡樂不可言喻至萊蒙則頗驚魯意天資之聰穎遂任性講解滔滔不竭久之覺所語太深不合魯意程度戛然中止然魯意已領會其大畧矣。卽從而畢其說又爲之立一結論焉由是可見魯意於算學有夙慧可不

勞思索而得。萊蒙爲之讚歎不置曰。女士眞算學才也。

兩人討論已畢。默坐片時。以舒呼吸。鈴聲大振。保祿自公司中返矣。保祿進見萊蒙。魯意卽退。萊蒙曰。頃者與令妹談渠天資聰穎長於算術。君父有知亦當含笑於九原也。保祿笑而答曰。君毋謬譽。舍妹之略知一二者爲貧所逼。不得不力學爲異日餬口計耳。保祿以舊同學之光臨爲無上之榮幸。且彼於科學素致其崇敬。平日有以此事見告者。彼無不悉心聽受。幼年時志頗壯。彼固以科學家自期許者。今見萊蒙學成名立。負一時之望。談論間深致其欽敬之意焉。而萊蒙見其學友譽之不置。且見其科學知識遠不如己。侈然自大。覺科學家之尊榮浩無涯涘也。然談論僅數語。保祿已知其命意之所在。心中大震。若有物擊之。以爲柔麗愛脫之婚事。彼絕未措意。彼視柔麗愛脫恆若服短裳跣足。歡笑之童孩待之。若同胞之弱妹。不敢存一非分之念。蓋兩家貧富判若霄壤。

壞婚事必不能成也。今聞萊蒙欲求婚於倍爾柔家。對於柔麗愛脫之愛情。蘊醸於胸中而不敢發者。不覺裸露嫉妒之心油然而起。仇視萊蒙之念不能自制。遂自思曰嫁一傲慢寡情不明世務之子如萊蒙者。豈柔麗愛脫之幸福耶。保祿與萊蒙同學相識時。萊蒙之年已屆性情顯露之期。終身之品行皆可於此時決之。萊蒙在校離羣獨立。絕不與同學諸人相往還。若不屑與之爲友者。偶有人涉其室。明日即不敢復往。意念中彷彿見門限增高幾許也。彼於他人之間。未嘗不爲之解釋。未嘗不爲之討論。指示然其講論時。每露驕矜之色。其本意不在誘掖其友。生而在表示其博學。故講解雖勤。而人不以爲德。萊蒙之不見悅於衆人。有若此者。然萊蒙娛樂時。則情形又大異。冷淡傲慢。顧瞻深沉。之博學家頓變爲活潑嬉戲之童子。見者無不驚愕。以爲今所見者。非昔日之萊蒙得無誤乎。萊蒙性情之善變。有若此者。然保祿深知之。當出李克幢部園。

而遇是人。猶憶及之。是時萊蒙則握手爲禮。頗致殷勤。且邀保祿至家。促膝暢談。若深以七載契闊之故友爲至樂者。保祿私自念曰。萊蒙固篤於友誼者。此余昔日所未知也。及此次來訪。聆其言論。恍然悟萊蒙之致殷勤於彼者。爲利益之相關耳。欲探倍爾柔女士之消息於彼耳。握手爲禮。登門訪謁者。爲婚姻耳。鄙薄萊蒙之念不能自己。復私計曰。此人烏可爲柔麗愛脫之偶乎。夫萊蒙門第清華。名號顯赫。以此炫於廠主之前。倍爾柔君爲所惑。而訂婚焉。亦事之未可知者。然於萊蒙之間。僅以謹嚴之詞答之。以爲魯意處事慎密。柔麗愛脫。雖以祕密事相告。決不肯宣之於外。卽已於主人女之婚姻事。亦不敢有所參預也。萊蒙尙未知其友蘊蓄之意。惟怪其答語之淡漠。大缺所望。遂畧談數語。匆匆作別。出門取道阿薩司街。自思自語曰。余教導其妹不遺餘力。其妹得此新術。考試時不患不出人頭地。而保祿顧不以友道處。余豈非事之至不平耶。

快快若所失。

萊蒙雖時憶及此久之亦於保祿落漠之情態逐漸遺忘而所存於腦際者惟與女郎小立板前討論算學之一段佳況耳彼頗憾散佛爾教員之失教以魯意之才當授以高深之算術而惟授絕無興味之考試問題魯意天資卓絕尤長於算善教之所造當不至是也萊蒙因此幻想遂牽連致念於魯意之身世以爲三載後彼畢業於散佛爾大學可望得一位置然以彼家世僅能偶一教員則將棄其家室子女而肩任教務竭畢生之力謀薪水以贍其生不暇任撫養之職享天倫之樂豈不大可悲耶以魯意之美麗聰穎偶叨天幸得一快婿使彼無衣食憂專心教予以其餘閒復與當世之名媛淑女上下其議論則詎非彼之幸福乎萊蒙念至此不覺侈然自得曰魯意得婿若余想可以無憾矣繼又思兩家門第懸殊此事必不能成亦遂捐棄不道然死灰復燃數日後又

念及之

女郎立黑板前演習問時無婦人羞怯態而萊蒙則適於是時賞其美麗也始則見其兩眸子黝黑而光明射於己之兩目繼則見五官位置之得宜兩頤顏色之嬌麗而軀幹又相稱服百色衣萊蒙每一憶及神情搖曳不能自持萊蒙屢欲驅此幻想而勢有所不能久之此幻想遂大書深刻於萊蒙之腦中幾於頃刻不忘當是時萊蒙念茲在茲對李克幢部之大廈不復致念於末妻思之光學而過甲巴之雕像亦不復追思昔日所習之天文矣

萊蒙僅有一策足以排悶卽復致其愛情於柔麗愛脫而促其母速往議也郭裨馬野夫人甚悅其子之妙於擇婦故卽發一書致茄特利夫人詢問柔麗愛脫之近况茄特麗夫人見其妹之婚事漸相接近不勝欣悅卽郵覆一書云妹病已愈下星期卽返巴黎自後兩家遂訂於教皇誕節之次日兩少年赴陸馬

雅家跳舞會。因以相見。此議甫定。忽遭一意外事。預定計畫。仍復破壞矣。此不幸事維何。卽陸馬雅夫人之伯父忽暴卒也。彼爲台格落氏國中望族。而逝者又爲科學聞人。故科學院中爲之制喪服。以誌哀悼。陸馬雅家之跳舞會。不得不中止矣。

屆期萊蒙往陸馬雅家。聞此噩耗。不禁廢然若失。退時。且行且思。因機緣不湊卽婚姻不成之兆。不如捨柔麗愛脫而別求一相當之人。擁柔麗愛脫之匱資者。頗不乏人。設法求之。亦非難事。且余胸中尙有一女郎。爲好科學。其天資學力。皆足使余欽佩。此人蓋最合余意者。萊蒙思念至此。勃臘台魯意美麗之容貌。又湧現於腦際。繼又自悔曰。余雖鍾情於彼。未知彼亦鍾情於余耶。且余家與勃臘台家門第太相懸殊。卽我兩人情投意合。亦豈能違父母之意。招旁人之訕笑。而締婚耶。以余家之門第。非擁豐厚之匱資。及具清華之族望者。烏足。

與余家偶乎。輾轉思維。將成癲疾。當是時。春光晴麗。明媚之韶光。照耀大地。而萊蒙若未覩也。游女如雲。御春服以逍遙。而童稚欣忭。恣嬉笑於道左。歡樂之態。有若羣雀。而萊蒙若未審也。彼行則垂首。攢眉蹙額。若重有憂者。所憂維何。不能自解。第覺傍徨瞻顧。胸中懷疑。不能解決之事。時往來於心曲耳。

萊蒙百無聊賴。乃誦其昔日所著名句。以排遣此數語。卽萊蒙自鳴其得意而作者。自彼視之。此數語聲之宏若黃鐘。大呂光之耀若北極。曙色萊蒙。一生之價值。皆以此數語表之。其辭曰。科學家者。一國之選也。藝術大學畢業生者。科學家之選也。工程師者。藝術大學畢業生之選也。層累而上。萊蒙誠選中之選矣。然此猶不足以盡萊蒙也。蓋萊蒙爲科學名家之後裔。而科學名家中。郭裨與馬野爲之最。故可益以二語。曰。以科學世。其家者。工程師之選也。郭裨。馬野。氏者。科學世家之選也。

當是時塔司魯喬治亦自陸馬雅家出與萊蒙相去僅數武萊蒙方神思瞀亂未見也塔司魯則固見之然不欲與之接談駐足書肆前翹首以望佯若觀陳列之書籍者以俟萊蒙之過萊蒙旣過喬治乃行

塔司魯亦頗致憾於台格落氏之暴卒蓋彼滿擬於是夕與愛倫定婚也前日已傾吐肝膈與之暢談矣第於是夕請女郎告以維持道德禁阻惡孽之道愛倫必悅其信道之堅樂而親之事卽諧矣凡此計畫皆因台格落氏之喪而毀塔司魯又烏能不怏怏乎且自塔司魯觀之此次不見愛倫春季中將無見面之望人生聚散不常自是以後假期將至或因他事而旅居別處或因位置之更動而遠適異國或因城市囂塵而避居鄉間無由覩愛倫之玉容歲月荏苒愛倫其將不我屬乎

塔司魯又覺彼與白利夫人之交情亦將中斷彼滿擬於算學同志會每次

跳舞時與白利徒夫人作恆久之周旋。蓋鮑希谷墮馬身傷杜門養疴。萊蒙方鍾情勃臘台家無暇念及於此。至白利徒則以其妻方與茄特利夫人共談柔麗愛脫與萊蒙之婚事絕不干預其行止。不幸跳舞會因喪中止。且是時白利徒夫人有一子病痘染及其他。白利徒夫人專意調治。不見客者六閱星期矣。塔司魯無由見夫人之面。不禁大戚。以爲彼與夫人之情誼行將疏闊。且夫人於深居不出時必將其昔日之言論反覆推勘。則其謬誤之點行將發現而誘惑之功將毀於一旦。譬之戰事。昔日夫人已陷重圍。今將潰圍而出矣。

塔司魯且行且思。舉步甚緩。偶仰首一望。忽見香莉揆其所行之向似亦從陸馬雅家來者。蓋香莉與陸馬雅家爲親戚。今陸馬雅夫人喪其伯父。不得不一往吊焉。塔司魯見香莉而大悅。卽趨前禮。并乞香莉許其同行數步。以舒渴想之忱。香莉於無意中悟。彼亦深自欣幸。遂許喬治之請。於是兩人渡溝。往蒙沙

園塔司魯卽談及台格落之卒。深致其悼惜之詞曰：是人天資絕異。不幸早卒。測地學家又弱一个矣。科學界失一健將矣。塔司魯語至此。卽繼以譏諷之辭曰：台格落君崇奉真理。不遺餘力。試以一事證之。每逢賽馬之期。彼恆不願其子女往觀。蓋恐童子見衆馬狂奔疾馳時。高舉其兩後蹄。將誤會馬之行走。由於兩後蹄也。此可笑之故事。誠屬之台格落君乎？恐亦未能確定也。然塔司魯不暇審其確否。彼於博學家若有夙根。每次談及。未有不加以揶揄之詞者。今述台格落君之故事。卽以彰科學家之愚妄。欲香莉聞之。愈不滿於其夫也。此如車行淖中。輪旋而泥濘四射。因台格落而譏及白利徒喬治。誠工於鬼蜮。含沙之術哉。

兩人至蒙沙公園。卽取小徑以入池邊。小立見池中豢白鵝數頭。隨波上下。容與中流。怡然自得。池濱特立損壞之古石柱數干。影落水中。倍見脩偉。池水清。

碧望。見底。晴麗之日光穿樹葉之漏隙而下射池底作淡金色塔司魯曰良辰美景令人心醉余至此地覺呼吸爲之大舒神志爲之清明脈絡間皆若有靈秀之氣充塞之噫可憐之台格落竟不得領畧此春光之明媚耶試觀園中樹木舒其綠掌葡萄架上茁其紅芽當春而發逢冬而萎循環往復之理至爲奇異彼博學之士於是類近在目前之理顧不之考而惟勞其志慮以算月球之縱橫線抑又何耶香莉曰君言誠然然科學中亦豈無美麗之觀哉卽以天文學論此朗然之日月爛然之星辰使無天文學將何以盡仰觀之功將何以升其靈魂於大地以外塔司魯搖其首曰靈魂乎惟科學家信之耳自科學家論之人體之最貴者莫如腦蓋腦者載靈魂之器也此說創於公脫華巨師丹因彼爲科學家之魁故研究科學者無不翕然宗之香莉未審公脫華巨師丹爲何如人然亦曾聞之似爲其友所居之街名也故聞塔司魯言不甚